



华林甫 主编

清儒地理考据研究 (第一册)

先秦卷

孔祥军 著



齐鲁书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华林甫 主编

清儒地理考据研究 (第一册)

先秦卷

孔祥军 著



齊魯書社



《清儒地理考据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地理考据研究”
(项目批准号: 06JJD770021) 经费资助

序

崔富章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民族史诗《绵》，写公刘率部从土水流域（以邠为中心），前往漆水流域发展（以豳为中心），历十代，由古公亶父率部沿漆水迁至岐山脚下（周原），周民族持续发展壮大。史诗语言明快，定力十足，亦不乏文采，韵味隽永。阅读这样的诗，需要明训诂（“沮”当作“徂”，动词，往，到。徂与沮形近，因漆字而误加水旁），通音韵（土、杜，上古音同假借。瓞、漆、穴、室，上古韵同。父、马、浒、下、女、宇，上古韵同），还得知地理。青山不老，“岐下”好说。载籍讹舛，称名疑似，漆水难言。《汉书·地理志》颜注引《诗》已经误作“自土漆沮”；《水经》漆水酈注引《诗》不误，宋以后传本误倒“漆沮”；《史记·周本纪》写公刘“自漆渡渭，取材用”，写古公亶父“渡漆，逾梁山，止于岐下”，宋以后传本在“漆”下率加“沮”字，“漆沮”连体，与《小雅·吉日》“漆沮之从，天子之所”、《周颂·潜》“猗与漆沮，潜有多鱼”之“漆沮”相蒙（漆沮水，地近宗周。公元前246年开凿郑国渠，公元前95年开凿白公渠之后，“漆沮”名存实亡），节外生枝，至今麻烦不断。清儒王引之特撰《自土沮漆》《率西水浒》两篇考据文章（《经义述闻》卷六），详为订辨，使人眼前一亮！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经典记载的人文故事都是在具体的

时空背景下发生的。时、地不明,阅读不爽,更影响研究,再高明的学者也可能是打了折扣的明白人。在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经济盛衰,水道变迁,疆域盈缩,政区分合,地名更改,层出不穷,变化是如此之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通晓,遂渐渐产生了专门之学——沿革地理,发展到宋元时代,涌现出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这样的巨著。清代地理学家群星璀璨,治沿革地理者如顾炎武、全祖望、阎若璩、高士奇、胡渭、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等,学者以百计,专著百种以上,论文三四百篇,更有大量成果散播在经解暨二十二史等多种典籍的考异、校注中,收集在笔记、文集之内。清代考据学派对两千多年以来的沿革地理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梳理,富有创见,成就有目共睹,值得今人重视。这在认识上是没有疑义的,难的是面对浩如渊海的考据体系,孤舟泳海,事倍功半,甚或劳而无功,徒唤奈何,因此学术界迄今尚无对清儒考据学派的地理考据作专门研究。读者需要指引,学界呼唤清单,清儒地理考据成果的总台账,堪当此重任者,非历史地理学者莫属!

由华林甫教授领衔的课题组知难而进,深入到清代考据学者们熟稔的地理领域当中去,逐一检验清儒考据的过程和结论。这一学术理念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道路也是艰难的;华教授主持的《清儒地理考据研究》原为教育部文科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重大项目选题,结撰为一百多万字的文稿,对清儒关于沿革地理的考据不仅作了系统的梳理,更是一一检查其地理考据之成、败、得、失,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分析、归纳、论述,史料翔实,逻辑严密,谋篇布局合理,自成一家之言,是近年来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清儒地理考据研究》集中条理清儒涉足较多的先秦至五代间所有的沿革地理问题,按断代依次展开,分《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其中,《前言》追本溯源,将沿革地理考据的源头追溯到南宋王应麟,并具体探讨了王应麟、胡三省、陈元靓、郭子章等人在地理考据方面的贡献。《先秦卷》考察清儒有关《诗经》《尚书》《禹贡》《春秋》《四书》《说文》《国语》《战国策》研究中的地理考据成就,分析经解、笔记、文集里的地理考据成分,挖掘《说文》段注、《水经注》全、赵二氏的地理内容。《秦汉卷》以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两部读史札记为主线,探索清儒地

理考据成就。《魏晋南北朝卷》逐一研究顾炎武、顾祖禹、陈芳绩的著作,以及地理札记性考证、地理志补作、地理志校注、地理典籍辑佚,鼎盛的《水经注》研究、杨守敬绘制地图等,深入挖掘其地理考据成就。《隋唐五代卷》在全面摸清清儒地理考据家底的情况下,明确判断:顾炎武是开风气者,钱大昕成就最高,杨守敬集其大成,王鸣盛、张埏、赵绍祖、俞正燮、罗振玉等都对隋唐五代舆地沿革的考证有所贡献,成果多,影响大;亦有失误,诸如钱大昕引《旧唐书·地理志》版本不善,杨守敬误以封爵对应政区,以及王鸣盛的知识性错误,等等。《清儒地理考据研究》致力于探索展示清儒地理考据之成就,亦不放过其讹误,揭举无效部位,示读者以门径,功莫大焉。

我跟林甫结缘,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8年,女友陈安君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至林甫的家乡——浙江余杭博陆公社任教(时称“小学戴帽子”)。她一向体弱,我申请随调,两人携手,就慧日寺旧址兴办中学,公社领导致辞祝贺,乡民子女踊跃就学,风气为之一振。当时林甫尚在幼年,未及谋面,1973年年初我便奉调回杭了。光阴荏苒,35年之后,2008年夏秋间,经施德明同学(时任杭州江干区统战部副部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引导,我们在杭州相见,林甫已经是杰出的历史地理学者、教授,清史编纂的栋梁之材,眉清目秀,一身书卷气。我们一见如故,情意相得。此后时有通讯,林甫寄赠《中国地名学源流》《中国地名学史考论》《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等多种著述,使我受益匪浅。我还曾向林甫讨教博陆方音,发现《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楚辞音》(慧日寺僧人作品)与博陆方音(吴语,含上古音系的活化石)惊人的一致,从而推断屈原创作用的是“雅言”(当时的中国普通话),楚辞用韵与《诗三百》基本一致亦是明证,所谓“书楚语,作楚声”,宋人雷语,不足信也。今年3月中旬,林甫来电话说,《清儒地理考据研究》即将出版,嘱为作序,稍后便有文稿四册寄到。我既得先睹为快,又为序言事犯愁,历史地理学博大精深,而我不过略知一二,曷足以当此重托?在研治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五十余年间,在日复一日的阅读实践中,我切身体悟到历史地理学极端重要,为学者所不可阙,故对林甫及其学术团队不辞辛劳,数年如一日,撰集《清儒地理考据研究》大著,至为钦佩!由以弘扬国学为己任的齐鲁书社刊版问世,为学术园地增光添彩,更是可喜可贺。这部属于基础研

究兼具应用价值的学术著作,一定会受到广泛的欢迎!

忆及 24 年前,人间四月天,姜师亮夫先生撰联相赠:“春风舞雩多识自然,五十学易可知天命。”林甫正当知天命之年,最具创造力之黄金时段,团队复多青年才俊,前途自不可量。“在同一个学术共同体里快乐成长”,这话好啊!新时代,新潮流,新境界,这样的学术团队,攻坚克难,生机无限,必将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2015 年 4 月 23 日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前 言

华林甫

一、渊源

中国历代各有不同特征的学术思潮,故有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之称,清代则以考据学闻名。考据学又称朴学,其成熟与鼎盛是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因而又称乾嘉学术,从事考据的学问家很多,习称乾嘉学派。它并非仅指乾、嘉时期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群,而是从该学派的奠基、形成、鼎盛以至衰落的全过程来衡量,包括自清初始一直延续到清末乃至民国初年的考据学家群体。乾嘉学术、乾嘉学派以考据为治学特色,考据的范围以经、史为中心,旁及其他各学术领域。

清代考据发达,地理考据尤其突出,但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南宋、元、明时代的地理考据家群体堪称清儒地理考据的先驱。清朝继承了前代优秀的地理考据传统,并发扬光大。

有观点认为清代考据学派兴起的原因是朝廷高压文化政策压迫所致,从地理考据方面来看则不尽然,因为学术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刘师培认为,清学鼻祖是伯厚(王应麟)^①;梁启超也承认“宋王应麟《困学纪

^①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伯厚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刘申叔遗书》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据宁武南氏1934—1936年校印之《刘申叔先生遗书》重印本,第555上右页。按:伯厚,为南宋王应麟的字。

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①；胡适说：“考据的学风是两宋就开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②是为确论。因此，追溯考据学的宋代渊源，是很有必要的。

在中国古代，王朝更迭、政权兴衰、疆域盈缩、政区分合、地名更改、黄河下游决溢改道等事件不断发生，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由于在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范围内和上下几千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沿革地理。^③沿革地理发展到宋、元时代已形成一项独立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王应麟、胡三省及其一系列地理著作。^④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又字厚斋，晚年自号深宁老人，南宋庆元府(今浙江宁波)人。理宗淳祐元年19岁时考中进士，宝祐四年(1256)又考中博学鸿词科(仅取一人)。曾任太常博士、秘书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等职。后因触犯权相贾似道而黜为徽州知州，贾氏倒台后又回朝任礼部侍郎，迁礼部尚书，宋亡前夕隐退。元初，作为南宋遗民的王应麟隐居浙东故乡20年，一方面教授生徒，胡三省、戴表元、袁桷等学者均系其弟子；一方面著书立说，据袁桷《师友渊源录》^⑤及张大昌编《王深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节第三点“校注古籍”之第30部书《困学纪闻》。参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0页。

② 胡适：《复陈之藩》，《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9页。

③ 专指地理的“沿革”，始见于《三辅黄图》。参见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

④ 笔者如此说法，系受谭其骧、侯仁之两位院士观点的启发。谭先生认为：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开历代地理沿革学之先河，说见其发表于《大公报》1934年1月27日之书评《中国历代地名辞典四种》，收入《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2～457页；侯先生认为：沿革地理“至宋代已形成一项独立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说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历史地理学”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页。又，钱茂伟认为王应麟为明清文献考据派的鼻祖，说见《浙东史学研究述评》，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⑤ 《清容居士集》卷三三。

宁先生年谱》，王氏著作可确考的有 33 种、700 余卷，今惟存 14 种、287 卷而已。《宋史》卷四三八、《延祐四明志》卷四有传。

王应麟博学多闻，于天文、地理、历史、文学、音韵、词章无不造诣精深而为后人所称道。清代硕儒阎若璩认为王应麟的地理考证“其说可谓精深矣”^①，钱大昕曾为他编过年谱，全祖望还对他的著作作注，并认为他“援引书籍奥博，难以猝得其来历”^②。

王应麟长于地理考证，是系统论述历代疆域与政区沿革及军事地理的先驱。他的舆地学贡献主要保存在《通鉴地理通释》（14 卷）、《困学纪闻》（20 卷，其中卷一〇为“地理”）、《玉海》（200 卷，其中卷一四至卷二五为“地理门”）、《诗地理考》（6 卷）、《小学绀珠》（10 卷，卷二为“地理类”）等书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通鉴地理通释》（以下简称《通释》）和《困学纪闻》。他自己说：“余闲居观《通鉴》，将笺释其地名，举纲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参以乐毅、王朴之崇论宏议，稽《左氏》、《国语》、《战国策》、《通典》所叙历代形势，以为兴替成败之鉴。”^③清人王鸣盛认为此书“虽题曰《通鉴》，实是泛考古今地理，不专释《通鉴》……在宋人考证书中为最有根柢者”^④。《困学纪闻》则被目为清代考证学的先导。^⑤

历史上的地名，有的一地多名，有的异地同名，王应麟说：“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丘、酒泉、贝丘、钟离之类；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夹谷、夷垂、葭、发阳之类；方城、细柳、丹水之有三；涂山、历山、东阳、武城之有四。”感到前人在地名沿革方面“袭讹踵谬，不可殫纪”，王应麟并举例云：“潘岳赋西征，不知成师之曲沃在河东；韩皋论《广陵散》，不知魏之扬州治寿春；韩文公南阳人，在河内之修武，而误曰邓州；《史记》郾关在汉中

① 《潜邱劄记》卷二《地理余论》。

② 《鲇埼亭集外编》卷二五《〈困学纪闻〉三笺序》。《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31 页。

③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书后》。

④ 《十七史商榷》卷一〇〇“《通鉴地理通释》”条。

⑤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14 节。

之长利,而误曰洵阳;杜子美诗‘三奇戍’在彭州之导江,而误改曰三城;荀卿兰陵非常州也,孔明渡泸非泸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瑾赤壁非黄也,元规南楼非鄂也……汉、沔一也,而或二之;吴、会二也,而或一之;江统误鄠于沛郡,皇甫谧误商丘于濮阳,颜师古误邛都于邛州、青衣于嘉州、南陵于宣州;注《文选》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指出“博见强志者,犹或失之”,认为地名“或若异而同,或似是而非,不可谓博识为玩物而不之考也”^①。这些典型例证,今可列表解释如下:

表1-1 王应麟地理考据之表解

原文和出处	误(今地)	正(今地)
潘岳《西征赋》:“升曲沃而惆怅。”	(空缺)	不知曲沃在河东(今山西曲沃县)
韩皋《广陵散解》:“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败散于广陵,故名其曲为《广陵散》,言魏氏散自广陵始也。”	(空缺)	不知魏之扬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
韩愈,南阳人 ^②	《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今河南南阳市)	河内之修武(今河南修武县)
《史记·货殖列传》:“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	《史记正义》:“郧当为洵,洵水上有关,在金州洵阳县。”(今陕西旬阳县)	汉中之长利(今湖北郧西县西南)

①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书后》。

② 《雍正河南通志》卷八〇《辨疑》:“韩愈本修武人。修武县东北三十里曰南阳县,韩文公愈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韩庄,又曰韩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翱为愈作行状,曰昌黎人,而愈亦尝自称昌黎;又皇甫湜为愈作墓志铭,不言乡里;李白作愈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阳人。嗣后刘昫《旧唐书》列传亦曰昌黎人,盖本诸行状;而欧宋《新唐书》乃增曰邓州南阳人,盖本诸《去思碑》,而误加邓州二字也。昌黎,古韩氏通称,如李必曰陇西,崔必曰博陵,孙必曰乐安耳。今修武之韩庄,有愈墓存焉,则愈之为修武人明矣。”

(续表)

原文和出处	误(今地)	正(今地)
杜甫《野望》诗:“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万里桥。” ^①	王原叔 ^② 注谓:西山三城列戍。	彭州之导江(今四川都江堰市东南)
荀卿兰陵	常州(今江苏常州市)	(今山东兰陵县西南兰陵镇)
孔明渡泸	泸州(今四川泸州市)	(今四川雅砻江下游和自四川攀枝花市至云南巧家县段金沙江)
公琰屯涪 ^③	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	(今四川绵阳市涪江东岸)
公瑾赤壁	黄(今湖北黄冈市)	(今湖北赤壁市,即原蒲圻县)
元规南楼 ^④	鄂(今武汉市武昌区)	(今湖北鄂州市)
汉、沔	二(汉、沔为两条河流)	一(今陕西、湖北之汉江)
吴、会	一(吴会为—地)	二(吴为今江苏苏州市,会为今浙江绍兴市)
江统:鄠	沛郡(今河南永城市西48里酈城镇)	(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
皇甫謐:商丘	濮阳(今河南濮阳市)	(今河南商丘市南,即原商丘县)
《汉书·西南夷传》:“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颜师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	邛州(今四川邛崃市东南)	(以今西昌市为中心的安宁河流域)

① 《全蜀艺文志》卷八:“野望诗: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按唐地理志,彭州导江县有三奇戍。韦皋传云:遣大将陈玟等出三奇西南。备边录所谓三奇营也。一本作三年。赵氏本作三城。当从旧本作三奇戍为是。李氏云老杜读书破万卷,不曾尽见所读之书则不能尽注,其间又用方言,如岸溉土铎乃黔蜀人语,须是博闻多识。”

② 王洙字原叔,北宋人。《宋史》卷二九四有传。

③ 蒋琬,字公琰。

④ 《晋书》卷七三《庾亮传》:“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自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类也。”

(续表)

原文和出处	误(今地)	正(今地)
颜师古误青衣于嘉州	(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无,存疑待考)	
《汉书·王嘉传》:“光禄勋于永除为掾,察廉为南陵丞。”颜师古曰:“南陵,县名,属宣城。”	宣州(今安徽宣州市)	(今陕西西安市灞河东岸)
注《文选》不知夷庚	陆机《辨亡论》:“旋皇舆于夷庚,反帝座乎紫闼。”李善注曰:“吴人者以船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臧荣绪《晋书》:司徒王谧议曰:‘然夷庚者,藏车之所。’”	《困学纪闻》卷六《左氏》:“愚按《左传》: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义》谓平道也。二字出于此。《选》注误。”
注《本草》不知沙苑	《通鉴地理通释》卷一四《沙苑》:“《本草》:防风生沙苑川泽。陶弘景注云:‘郡县无名沙苑者。’案:今同州沙苑之内,犹有防风。陶公生长江南,竟不知处。”(沙苑在今陕西大荔县)	

说明:凡括注系笔者所加。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王应麟在《小学绀珠》卷二“地理类”中列举并考证了五帝三王都、四极、四荒、四表、四方、四维、六极、八埏、五方、九州、五属十连、九州(九牧)、十二州、周九州、五服、九服、六服、五岳、四岳、四渎、四海、九河、南山、九川、三江、五湖、二南、两周、十薮、九薮、九泽、七泽、万国、周千八百国、三条四列、名川支川、九州之险、三川、二渠、五地、三壤、三亳、四裔、五岭、五沟、五涂、三农、六乡六遂、井田、九采、四塞、九塞、五山三丘、十二土、三采、九野、两都、三辅、三河、五邦、(商都)八迁、百县、四郊、三都、三秦、三楚、三齐、四齐、九国、十三部、五河、五都、五陵、两京、三都、四京、五都、十九州、十道、十五道、四辅、四镇、(长江)三峡、四关、八关、三城、三关、两关、七关、二十六关、四国、五国、八国、九国、泗上十二诸侯、五诸侯、八国、三监、三十六郡、初郡十七、十节度、河朔三镇、河曲六州、二十四都督、六都护、两畿、岭南五府、六镇、九土九地、十二州、

十镇、五属汉、(唐安西)四镇、三晋、三越、三吴、三蜀、三荆、三巴、三魏、四京、四河、二十三路、六川、两渠、河两源、河西五郡、二江、九渊、三湘五渚、河阳三城、五名山、淮南三镇、河南四镇、齐十二郡、(吴楚等)七国、两铜柱、二羊肠坂、河湟十一州、四总管、二华、二嶠、上林十池、两池、三苑、四苑、六辅、太行八陉、三阳、三余、三山、五峰、十洲、五溪、洛阳四关、钱塘六井、三河、二津、两河、燕代十六州、三关、关中十二道、三川、四夷、五狄、六戎、八蛮、三韩、六诏、西山八国、西戎三国、西域三十六国、六胡州、海东三国等 175 组地名;在《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中考证了宓戏、神农、黄帝、少昊、颛帝、帝喾、尧、舜、夏、商、周、秦、汉、三国、晋、宋齐梁陈、后魏(即北魏)、后周北齐、隋、唐、五代的都城,下及宋朝四京、中兴行都,并附论十二诸侯、春秋六国、十六国、隋末群雄割据、五代时期十国的都城;并在《通释》卷一四“东西魏周齐相攻地名考”中又考证了北朝相攻的蒲津、潼关、邙山、洪洞、虎牢、玉壁、三鸦镇、雀鼠谷、高粱桥、黄龙城等 69 个军事要地地名。王应麟均能远溯上古三代,近含两宋,以类相从,条分缕析,不仅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而且在中国沿革地理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自然地理实体的地名方面,王应麟认为“日月星辰之度终古而不易,郡国山川之名屡变而无穷”,“山河不改,陵谷屡迁”,因而对于山川地名的地望加以一一详考。^①《玉海》卷二〇考证了历代山川地名,如黄帝空桐山、尧山、舜十二州山川、舜历山、禹九州山、禹九江、禹三江、禹九山、禹九川、禹四渎、禹龙门山、禹七十川、商傅岩、周九州山川、周岐山、孔子记山川、秦五岭、汉郡县山川、汉上林八川、汉河源、汉祁连山、汉八薮、汉雍州山川、汉太一山、蜀三江、唐十道名山大川、唐山河两戒、唐天下水泉、唐驻骅山等。《困学纪闻》卷一六“历代漕运考”考证了汉、魏、晋、隋、唐、后周的渭渠、千金碭、五丈河等 26 个水利地名。《通释》卷五“十道山川考”又专考唐代十道 64 座名山、44 条大川的具体方位及其历史沿革,如

①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书后》。

河北道井陘山：“在真定府井陘县东南八十里，四面高平，中下似井，故名之。韩信击赵，欲下井陘，隋唐置井州。井陘口今名土门口，在获鹿县西南十里，有井陘关，一名土门，即太行八陉之第五径也。”又如江南道武夷山：“在建宁府崇安县南三十里，《汉（书）·郊祀志》有武夷君。朱文公《武夷图·序》：峰峦岩壑，秀拔奇伟，清溪九曲流出其间。”可见，王应麟考证时还使用了当时最新的朱熹著作。

对于人文地理地名的考释，王应麟也不遗余力。历代政区中的州、郡、县是沿革地理最为基本的内容，《通释》卷一至卷三“历代州域总叙”考述了秦四十郡、汉九国、郡国更置、十三部、后汉郡国、三国州郡、晋十九州、宋二十二州、齐二十三州、梁陈州郡、后魏州郡、北齐后周州郡、隋州郡、唐十道、二十四都督、十五道、十节度、河北二十四郡、六都护、五代所有州、宋二十三路等历代政区制度沿革、高层政区（或监察区）名称与治所、疆域范围的变迁。《通释》卷七“名臣议论考”对乐毅《对伐齐》和《萧何韩信论定三秦》、诸葛亮《隆中对》、王朴《平边策》等文献中的军事险要地名作了详尽而又全面的诠释。《通释》卷一四“石晋十六州”也是有感而发，含有深刻的用意：“周世宗取瀛、莫二州，而十四州终沦于异域；艺祖出幽燕图示赵普，普以为其难在守；宣和奸臣与女真夹攻，得燕山、云中空城，而故都禾黍、中夏涂炭矣。《易》师之上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余为之感慨。”在《玉海》卷一七、卷一八两卷中，所考政区地名还有汉高祖置郡、汉新置郡国、汉开置郡国、汉同姓九国、汉功臣八国、汉三河、汉五属国、汉西域四郡、汉河西四郡、汉初郡十七、汉朝鲜四郡、汉内郡、汉缘边九郡、汉中兴郡国、汉中兴郡县改异并省、汉郡邑侯国总八郡县本末、汉春秋三史地名、汉省州并郡等内容，向读者展示的简直是一部汉代政区沿革史。《玉海》卷一八“宋朝郡国名”“郡名”两条所录所谓的“郡名”，系宋代专以备封号的郡额，因而出现了一些历史上根本不曾做过政区的郡名，如姑苏郡（苏州郡额）、闽山郡（福州郡额）、朱方郡（润州郡额）、嘉禾郡（秀州郡额）等。

关于地名用字与方位的考证，王应麟也有多处发明。例如浯溪（今

湖南祁阳县境内湘江支流)为唐元结(字次山)所命名,王应麟说:“琅邪郡灵门县壶山,浯水所出。音吾。元次山名浯溪,亦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①又如奇章县,王应麟写道:“隋牛弘封奇章公,僧孺其后也。奇章,巴州之县,梁普通六年置,取县东八里奇章山为名。隋唐《志》、《通典》、《九域志》、《舆地广记》皆云其章,误也。《续通典》作‘奇章’。”^②此处,王氏辨明了奇章公是“奇”字,而非“其”字。^③再如南陵县,《汉书》卷八六《王嘉传》“察廉为南陵丞”,颜师古注:“南陵,县名,属宣城。”王应麟辩驳道:“按汉无宣城郡南陵县,南陵属京兆,文帝七年置。颜注不考《地理志》,何邪?”^④又如诸葛亮躬耕的“南阳”,王应麟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南阳是襄阳墟名,非南阳郡也。”阎若璩注:“南阳为墟名,出《异苑注》。”^⑤寥寥数字,足以解决诸葛亮躬耕地在今襄阳不在今南阳的学术问题。此外,作为浙东乡贤的王应麟对庆元府地名也有所考证,《深宁文钞摭余编》卷二收有《辨四明图经》《州郡》《余姚郡》《鄞》《鄞》《句章》《甬东》七篇短文。

至于地名渊源的解释,王应麟也做了一些工作,如《诗地理考》卷一“河洲”条:“朱氏曰:河,北方流水之通名。《庄子音义》云:北人名水皆曰河。”《困学纪闻》卷一六“五丈河”:“其广五丈。”《通释》卷五山南道“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南四十里,其山两峰,状若熊耳。”同卷江南道“庐山”:“在江州浔阳县东三十二里、南康军城北十五里,本名鄣山,《郡县志》:匡俗(字子孝)庐于此山,汉武帝拜为大明公,俗号庐君,故名。”又同卷“浙江”:“在临安府钱塘县南十二里,越州山阴县西二十五里,庄子云濶河,盖取其曲折为名。”但是,这些地名渊源解释大多录自前人著作,有的已经注明了出处,而有的并未注明引自何书。例如《通释》卷五江南道

① 《困学纪闻》卷一〇“地理”。

② 《困学纪闻》卷一〇“地理”。

③ 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卷二“其、奇音通故也”,可参看。

④ 见《困学纪闻》卷一〇“地理”。

⑤ 见《困学纪闻》卷一〇“地理”。

“天目山”：“在临安府於潜县北六十里，有两峰，峰顶各有一池，左右相对，名曰天目。”这与《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杭州於潜县“天目山”条竟然一字不差！按：天目山之得名，《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并非最早，南朝陈顾野王《舆地志》对此早有渊源解释。^①

并且，同样的地名渊源解释还有重复出现的情况，如岐山之得名，既见于《通释》卷五关内道名山，又见于《玉海》卷二〇“周岐山”条。

王应麟一生著作之评价^②，清四库馆臣曰：“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较南宋末年诸人侈空谈而鲜实征者，其分量相去远矣。”^③近人吴其昌认为王应麟是宋代地理学史上成绩最大的学者。^④

王应麟所开创的地理考据之风，为后人所继承，弟子胡三省（1230—1302）精于地理，其所注的《资治通鉴》在沿革地理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注释史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显著特点之一，历代史家有着良好的注史传统，如裴松之注《三国志》，酈道元注《水经》，裴驥、张守节、司马贞三家注《史记》，颜师古注《汉书》，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等，都是卓有成就的名注。他们的工作概括起来，大体是训音释义、校正文字、拾遗补阙、辨正异同等几个方面。

胡三省注《通鉴》，继承了历代注史的优良传统。

《通鉴》纪事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终于后周显德六年

① 《太平御览》卷四六《地部一一·天目山》引。

② 陈仕华著有《王伯厚及其玉海艺文部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二章专门研究王应麟之考据学，涉及其校勘、辑佚、辨伪三大领域，惜无一处关涉地理者。

③ 分别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通鉴地理通释》、卷一一八《困学纪闻》和卷八一《汉制考》。

④ 吴其昌：《宋代之地理学史》，《国学论丛》1927年第1卷第1号。另，钱茂伟著《王应麟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八章，探讨了王应麟的沿革地理学研究，出版之前曾征求过笔者意见，其旨趣与本书不同，可参看。